

天鹅翩跹·城韵悠长

天鹅飞过的一帧晴空

□悠晴

11月末,周日,晴朗如约而至。晨起,习惯性拿起手机,从前一天的随手拍里拣出一帧画面——阳光像蓄了一夜的暖,无处安放。指尖轻点,一声“早安”便携着这捧光,渡向远方。清简的文图默默在晨昏线上往返,每天都许下一个安好的愿景,每天都被“美好”所标注。

早饭毕,收拾背包,一杯清茶,两颗苹果,几片饼干。不为远行,只为赴一次湖水与光的邀约。光,是初冬熨着的暖。时令已更,秋色却仍在枝头与水面盘桓。湖水漫过了木栈道,几支残荷擎着黧黑的莲蓬,白天鹅三五成群,施施然向岸边浮来。天是透蓝的,水是沉碧的,而此刻天地间最亮的笔触,是岸柳那一树树熔金,与水中央那几抹悠游的雪白。

叶落是慢镜头,一片,又一片。看小狗在草地上追逐撒欢,看一家人的闲谈散在风里,看树下的小女孩摆拍直播。我踏着岸边树枝筛下的细碎跳跃的光斑,行至林下,坐定。看远处,也抬头看天。初冬的阳光,是深谙留白的大师。它把一部分光线放置在枝头上,将炫目的金色细细敲打嵌入虬枝的缝隙,让我们耐心去寻找,而美就在抬头的刹那,轰然降临。静静地,坐着就很好。美的风景,并不遥远,它就在此刻恰到好处地和暖亮里,在决定停驻并全然敞开的这一方时空里。

光,静静泻下,洒在河湖、树林、草地。它不问来处,也不问归途,温暖沐浴着每一个人,慷慨地赠予温暖。黄河边,红嘴鸥群悠然掠过,如一阵银亮的疾风,掠过游船白色的船舷。坐在水边的石阶上,听见羽翼切开空气的清响,听见风与水的密语。风吹波动,大河汤汤,一种无名的温润,忽然沁透了眼眸。此刻,我不是在追逐阳光,而在容纳它,迎接它。似一帧等待显影的底片,渴望与光、与此刻,融为一体。从包里摸出一颗苹果,慢慢吃下去,惬意无比。这具体而微的平凡时分,是香软甜润的滋味。

观景台上,看天鹅者络绎不绝。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水中抛撒玉米,仰头问:“爸爸,天鹅怎么谈恋爱,只顾吃?”父亲笑笑:“你喂个不停,它们忙得哪有空想别的。”旁边的小女孩,指着天鹅,恍然大悟:“天鹅如果不会飞,和天鹅有什么区别?哦——原来‘天’字,就比‘大’字多出了顶上那一横。”我不禁莞尔。生活,终究是“饮食男女”的绵密质地,而生命,贵在那破格而出、“飞起来”的一横。童真稚语,往往不经意间道破天机,更有浑然天成的智慧。

阳光下,几树金柳,几羽仙客,在我的随手拍中定格。时代的潮流从未止歇,但总有些瞬间,比如此刻,如穿云而下的阳光,穿透焦虑与匆忙,滤去喧嚣与浮尘,照亮事物本真的轮廓。

纵使沧海变桑田,“美好”仍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。在寻常的晨昏里,采摘羽翎;在喜欢的状态里,温柔地重构生活的经纬。

人生大抵如此。大部分的日常生活,夜以继日不断重复。真正定义我们的,却是那少数被光突然照亮的瞬间——它们如此轻盈,又如此沉重,足以平衡所有漫长的寻常,珍贵而美好。



案板赋

□高杰

手擀擀出麦粒香,刀切切出心中想。红案白案尽厨艺。家常全在砧板上。

我们通常将擀面、切菜用的砧板,叫案板。小时候,站在案板旁看着父母,外婆在案板上忙碌,感觉到案板是那么有力量,他们那么有力气。特别是在每年的元宵节前,他们在案板上用软面做出卷若花状的枣馍、灯芯馍、麦垛馍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馍时,觉得他们简直就是艺术家,神气得很,也好玩得很。那时的我远远没有领悟到他们的辛苦、用心与不易。等到自己长大成家后,偶尔在案板上忙活,才体会到擀、切东西,所要付出的力气。

把砧板从实用物件与文化概念联系起来,缘于第一次去大舅家走亲戚。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大舅家就住在西安市东大街路北的案板街,对面就是骡马市。这是我第一次感触到,案板还可以做街道的名字。之所以叫案板街,这里一定曾是个案板交易的集结地。可以想象,这个地方曾经聚集着许许多多、各种各样、大大小小的案板供人选购,那场面既有市井气,又像案板露天博物馆,是何等的热闹和接地气!

我拥有第一块案板是在结婚搬家时,父母送给我们了一块柿木案板。案板材质硬实,说是可以用上一辈子,也寓意着“事事如意”,这正是父母寄予我们的深爱。后来,由于接受了干

湿分离的理念,我们又买了一块小一点的砧板用于切肉、切菜等。由于是三口之家,食量小,有时擀面也在这块小砧板上,它是复合竹木板,切菜浸水后,干了,就会裂缝、起皮。所以用了二十年后,也就不再用了。但由于多年相伴,也舍不得丢弃它,即使有了新的或胶或钢的案板,也一直保留着它。幸遇西安美术学院版画家刘益春教授有个砧板创意收藏创作项目,便觉得那里是它最好的去处了……

案板,原本是有生命的树木,待生命结束后,它又承担起了另一程使命。它在主人擀面时,以身负重;它在主人切菜、剁肉时,忍痛支撑。人们擀面后在它身上留下的一层层面痕,是它的伤疤;切菜、剁肉后,在它身上留下的一道道刀痕,是它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见证!刘益春教授收集翻拓这些刀痕纹理,也许正是展现这种忘我奉献精神。有感于案板和在案板上忙活的人的不易,我有感而发,在案板上刻下了本文开头的《案板赋》,既敬物,又敬人。也许使用过案板的人,见此会与我同样之感吧。

机缘巧合,这块砧板交付于刘益春教授后,经他巧妙构思,被融入综合材料版画中,先后三次入展全国性和国际性专题画展。作为作品的元素,我也深感荣幸,并对艺术家的点石成金、化鱼成龙钦佩有加!

太阳出来晃一晃,又躲了起来。天空平铺着灰白的云朵,像老棉被里拆出来的旧絮团,一小块挨着一小块,沉重而斑驳。云缝间还是苍白,偶或一抹纤细的浅蓝,仿若石缝间的淡青水痕。有一朵云背后亮亮的,环一圈陆离的光,是太阳在背后偷眼瞧。

雨从月初一直下到月末,收束不住。好不容易转成半阴半晴,我已按捺不住要回老家的菜地看看。天气阴沉就是赞美,这句诗真好,人总是在不断退守里,才慢慢学会认同。

开车走到村口,看见那棵大洋槐树有些异样,硕大老绿的树冠如一蓬沉沉的云,湿黑的树干上却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蜗牛,大约有几百只,举国迁徙似的,缓缓地蠕动着。树根处从生一堆白生生的小菌伞,有的已经朽坏,小伞盖翻倒在地。一只长尾巴的花喜鹊在枝头叫了几声,声音湿漉漉的。

在这季漫长的雨天里,这棵洋槐树充当的是诺亚方舟的角色吧,蚂蚁,蚯蚓,蜘蛛,鸟类,肯定还有不知名的昆虫,菌类都依附在它。一场雨让众多生灵撑起同一把伞,没有刻意约定,大树也不推却,同舟共济竟成了它们最朴素的默契。

我向大树投去敬畏的一瞥,此刻,慈悲似乎有了重量,就像它沉甸甸的负重。

村里的水泥街道依然阴湿,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,灰皮蛇一样趴着。三两闲人在街上站着,大约和蜗牛一样出来透口气。

水泥路到村边戛然而止,离菜地还有一小段泥路,不知是谁歪歪扭扭垫了几块断砖。翘起着走过

那些我们曾经以为的“虚度”,那些与自己安静相处的时刻,或许正是灵魂悄然生长的缝隙。

——题记

1

12月3日。午后的阳光明亮、温暖。长空万里纯净蔚蓝。那些在风里张扬的垂柳,那些绿的、焦黄的、发白的树叶,那些坚挺向上生长树的枝丫,都跟蓝天绝配,像极了一幅幅秋天的图画,哪里有一点儿冬天的味道?

就像前两天游园,诧异迎春花也错了时令,开出三两朵嫩黄的花朵,仿佛从冬天“回”到了春天,着实让人有点儿恍惚。

恣意虚度在这午后的明媚里,在这一园盛放在初冬,却迟迟不肯离去的“秋”的美色里。这两天一直都在恍惚,三番两次质疑这“兵荒马乱”的一年,怎么就到了12月?

曾经以为漫长的日子,想不起来都做了什么,又感觉很忙碌。最终浮现的好像都是虚无,一切都“虚度”了一样。

朋友说,近年来我越发“佛性”。而我自己,我心如大海安静。而这安静中,却滋生着明亮和坚定的力量,我也更加坚信,生命中有些时光,是值得被虚度的。

诗意的冬天

□李永海

当北风卷起最后一片落叶,当霜花悄然爬上窗棂,当我们觉得寒风凛冽时,我们就知道,冬天来了。冬天不像春天那样生机勃勃,不像夏天那样热情奔放,也不像秋天那样硕果累累。冬天像位素衣女子,她步伐轻盈,踏着古诗的韵脚,不言也不语,却以千年前的诗行,诉说着岁月的苍凉与美好。

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一次去江边散步,看到了一幅冬日雪景:群山中飞鸟绝迹,所有的小路上都杳无人影。整个大地覆盖着茫茫白雪,只有一个穿着蓑衣、戴着笠帽的老渔翁,乘着一叶孤舟,在寒江上独自垂钓。于是他作了一首诗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

大雪封山,白茫茫一片。山上、树上、地上,全成了冰雕玉砌、银装素裹的世界。鸟儿都躲在巢穴里不敢出来,人们也躲在家里喝茶取暖。白雪皑皑的世界里,只有一位老翁独坐江边,一舟,一笠,一竿,一人,任凭大雪纷飞,老者稳如泰山,这个富有诗意的画面,被柳宗元刻画得入木三分,妙趣横生。

冬天,是四季中最为静谧的时刻。自然界的喧嚣似乎被雪的纯净覆盖,万物进入了一种沉睡的状态,只剩下一片洁白的世界。这份宁静与纯净,为这个季节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风情。在这个季节,大自然似乎放缓了脚步,一切都显得更为沉稳和深邃。但是,只要你心中充满诗意,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发现美丽的风景。正如岑参诗曰: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在岑参的笔下,即便是边塞的严寒与风雪,也能化作春日梨花盛开的美景,让人感受到无论环境如何,只要你心中有诗,处处皆是风光。

匍匐在地

□华之

去,在一棵半人高的黄蒿里,我看见斜躺着的篱笆门。门框歪了,断裂处露着黑乎乎的破口,木头上星星点点,长满小巧如豆的白木耳。

但我无心思考生命在朽木中的接力,只是吃惊,菜地已经完全塌了。

最后一次,我提着满满的菜篮子从这里欣然离开,还是九月的末梢。那时,黄瓜藤已蹿上两米高的架子,叶片舒展,黄瓜累累,闪着亮光的卷须向着天空跃跃欲试,几朵娇嫩的黄花在绿叶间闪闪烁烁。豆角秧则像绣花一样缠缠绕绕,粉紫的小花温柔地开满藤架。还有西红柿,粗壮的茎秆上坠着大大小小的番茄,它们虽然躲在叶底,可一抹鲜艳的绯红轻易就能把叶缝照亮。

现在,被雨水淋了一个月的菜们,大都匍匐在地上,像等待审判的囚犯。灰黑的架子上绕着三两枯茎,垂着几缕黄叶,半截软塌塌的黄瓜悬吊着,几只泥地里的小番茄,青白而闪亮,像一颗颗不甘沉沦的灵魂。

当初搭架子的时候,我特意买来粗壮的竹竿,撕碎一床旧单,剪成一尺来长的布条,黄瓜搭成井字架,西红柿和豆角搭成人字架,交叉处用布条牢牢缠裹,连村里的居年伯都点头称赞,他可是种菜的一把好手。现在,架子还立着,菜却已倒下。

在被雨水浸泡的日日夜夜,那些原本意气风发的菜们,都选择了弯腰,低到泥土里。那些从土地上崛起的骄傲,被一场雨,轻易打回原形。

我最得意的那一畦葱,记得葱秧刚壅上的时候,天旱,漫长的夏季不见一滴雨,只好买来百米长的管子和水泵,从附近牛场的井里抽水,三天一浇,五天一

总有些时光值得被“虚度”

□雨童

2

我依然怀念那个,在北京宋庄的午后。就那样和友人骑着自行车,穿过北京冬日的风,在宋庄一角寻得一家名叫CafebyAlba的咖啡馆。

阳光穿过窗外苍劲盘曲的枯枝,影影绰绰地落进宽大的格子窗,变得温润、柔软,仿佛蒙上一层薄纱。悬在空中的花朵状玻璃灯盏,也被映照得玲珑剔透。

择一个角落窝在沙发里。拿铁、卡布奇诺、烤苹果冰激凌,还有香橙甘露慕斯,陆续铺满木桌。两个人相对而坐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或只是静默。

在人来人往的小馆里,我竟渐渐忘了时间流动,也忘了原本计划,只那样坐着,直到馆内的灯光与窗外的路灯,几乎同时在渐深的暮色里亮起来。

那个下午,我把自己安放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北京宋庄,被称为中国宋庄,它是中国最大的原创艺术家集聚地之一,与法国巴黎的巴比松、美国SOHO、德国达豪等知名艺术集聚区齐名。

时至今日,这依然是我对它停留在文字里的解读。因为在宋庄,在那家咖啡店,我们没了去探寻艺术的渴望,虚度在时光里,我感受到了安静的力量。

那时我想,只有下一场大雪的宋庄,才能使艺术和这个村庄更有配得感。就像现在越来越觉得,去哪里都不重要,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最重要。就像那

培土,小葱长得青挺葱郁,朝天的箭镞似的。那时,路过地边的二舅妈总夸我能干,菜种得好,我就顺手摘几颗红彤彤的西红柿塞到她手里,仿佛是要再次印证她说的话。现在,宽大的葱叶全部骤然向下,像被蛮力折弯的剑。葱白裸露着,歪斜着,如一排豁缺的牙床。人的努力在上天面前,多像一个巨大的笑话。

倒是北边的那畦胡萝卜,当初补种了三四次,也只出了羸弱的几棵苗,我已经不抱希望了,这场雨反而让它厚积薄发,长得郁郁葱葱。此刻,它已半尺多高,正在一片灰死之中,油油地招摇着喜人的绿意。

一块小小的菜地,生死齐发,低伏和高蹈同在,实在是让人诧异又陌生的存在。但也许,生死从来不是孤立的选择,而是万物对境遇的应答,以及对生命姿态的相应调整。

只是,天气晴好的时候,我曾无数次盘桓在这块菜地,触摸它,深翻它,整理它,改造它,它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在我的规划里。可不过月余工夫,它没来,它就出逃,变成我完全看不清的迷境,真让人有点恍惚了。

莫非,是温顺的土地一直在给我错觉,让我误以为自己是这块菜地的主人,或耕或种,或采或摘,它都言听计从,予取予求。却原来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只是上天宽厚的恩赐,与汗水、辛劳、技术并无必然关系。天地的密码,只隐藏在天地里,而我,不过有幸猜中了几次。

我慢慢蹲下身子,试着以一棵植物的视角抬头仰望,天空深远,如一面巨大的灰白的盖子,似要从此离开远去,又似慢慢围拢过来。

时那样默默地坐着,静静地看着,轻轻地笑着就很好。心若无所求,有风无风皆自由。

天黑时我们离开了咖啡馆。人在风里徜徉,心却更加明亮。

3

原来,生命里总要有这样一些时光——允许自己虚度,才能遇见光阴深处,那些悄然亮起的温柔。

就像昨天晚上,和几个朋友去影院看《疯狂动物城2》。它延续了前作的智慧宇宙,以更复杂的多线程叙事与绚烂色彩,构筑出一座流动的现代寓言。兔朱迪与狐尼克的反差与默契,在追逐正义与和平的路上有共同的志向,也有相互接纳的理解和认同的情谊。这部独属于动画的轻盈与幽默,不仅是童话,更是映照现实的镜子。

电影如一封写给当代社会的情书——温柔似月,却也锋利如刀。它让我们在笑声与反转中相信:世界,真的会因“尝试”而改变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?

那些我们曾经以为的“虚度”,那些与自己安静相处的时刻,或许正是灵魂悄然生长的缝隙。在必须奔跑的世界里,允许自己偶尔停步,不是懈怠,而是为了更清晰地听见内心的声音。

我相信,所有值得的停留,终将照亮真实的自己。你呢?



时,况后世乎?”林逋说他打算隐居在山林之中,不追求在当代以诗名显赫,更不考虑在后世以诗名流传。由此可见林逋淡泊名利,和他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。尽管如此,他的许多诗还是被人传诵下来:“众芳摇落独喧妍,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……”

范仲淹曾赠林逋,赞美林逋人品高洁,不为厚禄折腰,诗曰:“片心高与月徘徊,岂为千钟下钓台。犹笑白云多事在,等闲为雨出山来。”林逋也赠诗给范仲淹:“马卿才大常能赋,梅福官卑数上书。黼座垂精正求治,何时条对召公车?”

林逋称颂范仲淹官职虽小,却多次向朝廷上书进言,他期望范仲淹有朝一日能被国家重用,能一展抱负。

冬天,诗意在古诗人心中,也在我们心里。让我们用心去感受每一片飘落的雪花,去聆听每一阵北风的低语,让我们的心灵与自然对话,用诗意装点生活。

伏牛

题字:邵玉铮

